

杨 杰 著

人世间的

爱与恨



- 无言的爱
- 星期天私访
- 仇恨的婚礼
- 小尼姑的故事
- 我为小和尚写外传

农村读物出版社

人世间的爱与恨

杨 杰 著

农村读物出版社

(京)新登字 169 号

人世间的爱与恨

杨 杰 著

责任编辑 邵凤初

农村读物出版社 出版发行

永和印刷公司 印 刷

各地新华书店 经 销

*

787×1092 毫米 1/32 8 印张 176 千字

1994 年 10 月第 1 版 1994 年 10 月河北第 1 次印刷

印数:1—4500

ISBN7—5048—2048—2/1·275 定价:5.60 元

内 容 提 要

作家杨杰，一生戎马生涯，古稀之年，他出版了六部长篇小说，一部言论集，成了一位有成就的文学作家。这本书集中了他写的五部中篇小说：《我为小和尚写外传》、《小尼姑的故事》、《无言的爱》（此文与祖光益同志合作改编为电视剧《莲花心》）、《仇恨的婚礼》、《星期天私访》。书中人物写得有血有肉，有的是真人真事，充满着人世间的爱与恨。写恶人者，必有恶报也；写善人者或受害者，读之催人泪下！每部中篇各有特色，故事惊险动人，人物栩栩如生。它是一部赞社会高尚道德、弘扬爱国主义精神、歌颂革命优良传统的作品。

目 录

一、我为小和尚写外传	(1)
二、小尼姑的故事	(70)
三、无言的爱	(115)
四、仇恨的婚礼	(152)
五、星期天私访	(191)

我为小和尚写外传

引 言

写完《小尼姑的故事》，未及停笔休息，我就想起我与小和尚的事了。小和尚的故事，我不仅熟悉，而且小和尚与我关系非同一般。可以说，小和尚既是我的对敌斗争的“耳目”，又是无话不谈的知心朋友。他不仅听从老和尚的话，也更听我的话，于是小和尚和我结下不解之缘。毫不讳言，小和尚曾是一个忠实的佛教徒，而我是一个共产党人，信仰共产主义，是个无神论者。显然，一个信神，一个信马列，两个思想对立的人，怎么能谈到“知心”朋友呢？

说来话长。早在一九四一年秋，我曾率一个巢无独立连，初进银屏山，建立抗日民主政权。我经常住在银屏山东北侧的大岭周村和被三面是山环抱在深凹的白云庵。那白云庵的周围松柏翠竹，桂花树和各种花木以及绿色的林海，把孤独的白云庵包围了起来，使人站在山顶上，也难看到它红墙绿瓦的雄姿。就是这个美丽的白云庵，在战争年代，是我进出的神不知鬼不晓的地方。从那时，我就和小和尚相识了。凡一遇日伪军向我扫荡和国民党顽固军队向皖中抗日根据地中心——巢（县）无（为）地区进攻，这个白云庵，不仅是我的指挥中心，而且掩护了我军很多高级干部和受伤的军人战士。

一九四七年初夏，我奉命前往国民党统治地区工作，化装成商人从海上漂流十八天十八夜，秘密到达国民党统治区上海。稍住七日，又秘密潜入芜湖，住在地下党员哥哥家里。我

和巢县工委的同志把芜湖地下工作安排好，即返回家乡。地下党连夜派小船渡过水天一色的巢湖，这是我第二次进入银屏山，和在那里坚持斗争的游击队相会。大家心情都格外激动，游击队的同志们看到我回来了，他们信心更坚定了，大家觉得有了一个带头人。接下来第三天我便独身一人，身带一枝短枪，深夜前往白云庵。那里早已面目全非，一片凄凉。我连敲庵门，没有小和尚的回应，我又用拳击门，把在里面躲藏的共产党员周太金惊醒。他神情紧张地手持菜刀，侧耳细听，只听到我又大喊：“孙宏奎！孙宏奎！”他好像听出是一个熟悉的声音，两年多时间没有听到过。他越听越像我的声音，急忙打开大门。我用电筒一照，他一见是我，像三岁的孩子，高兴地跳了起来，激动地说：“你呀，是从天上飞来的吧！银屏山人、我们大岭周村的人，还有小和尚和周二姐，我们都盼望你们回来。我们做了不知多少梦，盼新四军回来，盼你回来。可是梦一醒，仍是一场空呀！”接着他又说：“真的，今夜不是梦吧？看，你我都见面了，我多快活呀！”当夜，我俩吃了一顿最快乐的饭。饭后，我们从小和尚带领周二姐逃跑谈了起来……

小和尚的大名叫孙宏奎。他是一个忠实的佛教徒。

然而，他后来慢慢地变了：

他，开始最怕共产党，最怕新四军；

他，以后拥护共产党，拥护新四军，变成了一个“革命”的和尚

他，穿着和尚服当过我军的交通员、情报员，为抗日救国

效劳；

他，又学会打枪，虽未正式参军，却要求用枪打日本鬼子；

他，开始是善心的和尚，最怕伤害活的动物，后来居然也能拿起刀杀国民党中统特务；

他，从来就怕女人，不想女人，怕见女人。解放后，他却决心还俗同一个漂亮的寡妇成家。

所有这些小和尚的“变”，是从“渐变到突变”。一切事物是如此，一个人往往也是如此。我现在将回忆如实记述下来，让我们来看看小和尚走的人生之路吧！

二

一九三八年初春，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军已占领巢县，美丽雄伟的银屏山正处在大好河山破碎，巢湖水被鲜血染红的时候。那年，仙人洞石壁上的白牡丹花未开，仿佛天怨人怒，眼看着祖国的大好江山被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的铁蹄践踏。山破人亡，尸骨遍野，中国人无生存之权，特别是沦陷区的老百姓，在日军残暴统治下，过着亡国奴的生活。

银屏山呀，你和占领巢县城的日军，只有三十华里之遥，随时随地都有灭顶之灾降临到你的头上！

巢湖的水浪呀，你虽一浪推着一浪滚滚前进，然而，你不是白水蓝天一色的湖水了，你早已被巢湖沿岸人民的鲜血染红！

面对人人都有死亡的危险，凡是有勇气、爱国的中国人，不分男女老少，不分宗教信仰，只有拿起刀枪反抗日寇侵略，保卫家乡，保卫自己的生命权利才是唯一的出路。

银屏山的人，人人痛恨日寇侵略者，就连和尚、尼姑和三教九流的人，绝大多数人都站出来要求拿枪拿刀。可是，摆在他们面前的是缺少领头雁。的确，早在一九三八年春，我新四军四支队七团先遣营进入银屏山，首战河口之时，打死耀武扬威的所谓不败的日寇“皇军”四十余人，大大振奋了银屏山人的抗日信心。不久，就有新四军江北游击纵队在巢无地区活动。可悲的是这时国民党三战区司令长官李品仙，奉蒋介石之命，动用大军对我军围剿，在无为照明山一战，我军受挫，不得不撤离巢无地区。此时，反动的国民党桂系军队，大肆残杀地方上的抗日军民，银屏山又变得暗无天日。日寇的烧杀奸淫，国民党军队紧跟外敌之后，搞白色恐怖，使银屏山人民处在水深火热之中。皖南事变后，毛泽东主席和中央军委宣布新四军七个师建立，七师就是在无为东乡宣布成立的。此时，我奉巢无地委负责人指示：“你率领一个连开到银屏山，此连名叫巢无独立连，归地委直接领导。要在那里建立民主政权，保卫人民利益，打击敌人。为此，你还要在巢县城建立可靠的敌军内部关系，瓦解伪军，搜集情报。”

一九四一年初秋，我带领六十多人既任指导员，又任连长（没有任命），带一挺机枪，四十多根破步枪，每人身背四颗手榴弹，人人背带一把大刀，深夜进入银屏山脚下大岭周村。

既听不到狗叫，也听不到人声，我很惊奇。一了解，原来群众以为我们是桂系军队，家家男女老少跑了一空，连狗子也“跑反”了。此时，我找到一个老人，向他说明我们是新四军，来银屏山是为来保护他们的。那老人高兴地连叫：“好！好！”他立即跑遍满山各洞，通知众人，天亮时分大岭周村人陆续归家。他们见到是新四军，人人喜笑颜开，有的群众自发地送来

粮菜。特别是银屏山龙兴寺杨和尚，挑了一担高级菜——豆腐千张来慰劳我们。

这是我和老和尚的第一次见面，但没有见到白云庵的小和尚。此时，杨和尚问我说：“我的徒弟来慰劳过你们吗？”我回答说：“没有。”杨和尚不知是真气还是假气道：“对不起，长官，白云庵的小和尚曾是我徒弟，是个小气鬼，胆小鬼，就是怕大兵！”

“不用”，我立即叫司务长，当即给老和尚三百铜板，以付豆腐千张的钱。凡群众送来的粮菜，我都按价付钱。

第二天一早，我带领通讯员小汤，跑遍了大岭周村各个山头。还特别爬上八十八踏，走进宏伟的人称“西九华”的银屏“龙兴寺”。那里共有九十九间屋，佛像林立。记得我在童年时代站在巢湖北岸，落日西下，眼望巢湖南岸巍巍的银屏山头上，一座宏大的庙，红墙绿瓦，那密密丛山密林，沿着水天一色的巢湖。我从记事起，就看了十多个年头。然而，我小时候连做梦也没想到，今日的我，年仅二十岁，率一个连的武装打回巢湖。我们虽不是精兵，都是大老粗泥腿子农民的儿子，年龄最大的才二十七八岁，最小的只有十三岁。虽没有打过打仗，但却有无比坚定的信念：一不怕苦，二不怕死，坚持抗日救国，坚决打败执行蒋介石祸国殃民的反共政策的桂系军队。

晚上，初秋天气，十分干燥，这个爽秋旱日，又带来炎热气候。我带着通讯员小汤，爬了一个小深山，进入包围在松树毛竹结成的密密麻麻的林墙之中的白云庵。我站立庵门口，先要小汤别进门。只听庵内传来阵阵铃声和木鱼声。一个和尚，赤背露肩，口念佛经，念得入迷，喊他不理，连头也不回。气得调皮的通讯员小汤，轻步走到他身后。在油灯下，小和尚赤着背，

不知有多少大花蚊子在他的背上，吸他的血。小汤伸手一巴掌，拍在他的肩背上，顿时手染鲜血，打死了十多个大花蚊子。那小和尚像个木头人，还哼哼地念经，直气得小汤把嘴贴在他耳边：“小和尚，你是木头人？你背上脸上，有多少花蚊子咬你！你不疼吗？”

“阿弥陀佛，蚊子！蚊子！伤你生命，莫怪我小和尚呀！”小和尚一看，只见一个小兵打死他身背上许多蚊子，他觉得犯了“杀生”之罪。于是他仍装傻不理小汤，心里还在骂：“作孽！作孽！”“小和尚，你别怕，我是新四军！”我立即走上来，看到小和尚装痴又十分迷信，我认为对一个佛教的信徒不能见怪。我又批评小汤：“小和尚信佛教，他怕伤生。你打死蚊子，是你的责任，与小和尚无关！”

“对，对对，长官，你说的话正合我心意。我们慈善之人，忌讳的是不能伤生！”小和尚站起来，睁开大眼，望了一眼，又把双眼紧闭，吞吞吐吐开口问我：

“长官，你是新四军哪一路人马？是真新四军，还是……”小和尚不敢再问，也许他看我这个样子，是冒充新四军，或许还以为是当地土匪呢！

“请你不要喊我长官，请叫我同志也行，喊我指导员也行。”接下来，我耐心地向他说明我是巢无独立连，打日本鬼子，保护人民，也保卫你们信佛的和尚尼姑。

“太好了，我欢迎你，同志，指导员！”小和尚好像既放心又不放心似地说。接着我问：

“你贵姓大名？”

“我的俗名叫孙宏奎，十二岁出家。”

“你家是何县何地人氏？”

小和尚半天不语。回忆起他的身世，突然眼流泪水，他说：“提起我的身世，我能哭三天三夜也说不完。我现在如实告诉同志我一家的悲惨遭遇：民国二十年发大水，江堤缺口，水淹八县。我的家在为县南乡汪家墩，全村十多户人家，近七八十人全被淹死。我的父亲、母亲、姐姐、妹妹也都被大水淹死了。而我，当时在本村一个小地主家放牛。我骑在牛身上，把我漂到开城桥。我爬上岸，一路要饭，乞讨到银屏山龙兴寺，老和尚将我收下。从此，我守了戒，当了十二个年头的和尚！”“从那时起，我完全相信了三座大佛和老和尚的话：‘人生下来，活着没有意思。不被狼吃，也被恶人吃掉；不被瘟病害死，也被无情的洪水淹死。就是有钱的人，他死时也不能带走一个铜板到阴曹地府。做和尚修善，往后死了能上天堂！’真的，我觉得老和尚说得有道理。听了他的话，我完全看破了红尘！”

听了小和尚的述说，我完全理解了他的意思，更同情他小时候的遭遇。我说：“当前日本鬼子杀人放火，奸淫妇女，你恨不恨呢？”

“我听说，日本东洋人虽坏，但他们不杀和尚尼姑。”

听了小和尚的回答，我立即反驳他：“你知道吗？巢县城尼姑庵有个尼姑是张治中将军的弟媳妇，被日军轮奸，你听说过吗？”

“该死！该死！”小和尚气愤地说：“东洋鬼子真的强奸尼姑，天不忍，地不忍。如来大佛知道了，不用你们枪打，将派天兵天将来治服东洋人！”说罢，他好像不愿和我多谈，立即回到三座金色大佛面前，双膝跪下，口念佛经。不知是在咒骂日本人，还是回避不愿和我谈话，怕惹是非。

三

小和尚和我谈不拢，也不愿听我谈抗日救国的道理，他抱着“不问天下事，信佛保平安”的态度冷淡我，特别对我们新四军有怀疑。于是，我和小汤回到了大岭周村。这时已是深更半夜了。

第二天，我率连里干部用了七天时间，把以银屏山为主脉的大小巢南的名山大川，三十多座庙宇，数十个村庄，几乎跑遍。又深入到巢湖南岸，从司家巷到茶亭；从沈家湾到散兵；从怀宁嘴到三河镇，我们初步熟悉了巢南的山脉地势地形。我们还到各个村庄拜访山区名流和爱国人士，更为重要的是我依靠农民的支持，特别依靠巢南的中共党员，交了一些朋友，宣传我军抗日救国和统一战线的主张，严守不拿群众一针一线的军纪，赢得了群众的好评。紧接着，巢南山银屏山区委、区政府也搬到大岭周村住下，行使他们的职权：组织群众，动员群众，扩大地方武工队，打击日伪军，保卫和巩固巢南抗日民主政权。

为了打击日伪经常到巢县城外烧杀抢劫，带走妇女，有一天，我通过巢城河南街日军伪乡长金某，只身进入巢县城，侦察日军司令部在城北门的地形。第二天深夜，我领十个便衣打入城内，用步枪和手榴弹，打得驻巢县城内的日军首脑司令魂飞天外。过了五天，我又带武装便衣夜袭巢城日军，迫使日军驻巢县司令官将沈家湾伪军据点撤走，换上伪军靠碉堡防守，并将分散的日军据点全部撤走。接着，我又攻打沈家湾伪军据点，逼伪军头目私下和我订约：不侵犯群众，不打我军，向我军提供情报，还要把枪支弹药送点给我们。以后不久，因为群

众对汉奸、大刀会反动头目恨之入骨，在区委、区政府指导下，我们又处决了几个罪大恶极的汉奸和反动的大刀会头目，真是大快人心。从此，我作为巢县巢湖北岸的人，原名祝业广，今改杨杰二字，已被巢南银屏山老少皆知了。

我有了小小的名声，不仅得到群众的拥护，连大庙小庵的和尚尼姑也知道我：杨杰——一个抗日军人，所带的军队，人不多，枪不好，但确实打得日本鬼子怕！

这时，白云庵的小和尚孙宏奎，对我已另眼相看。不过他仍只知杨杰是个武人，敢打日本鬼子和伪军，而不知此人其他。初冬的一天，我一清早，吃过早饭，第二次进入白云庵。小和尚像往日一样，又跪在三座大佛前嘴念佛经。我没有进庵门，忽听庵左侧山一群打柴的姑娘，叽叽喳喳发出格格的笑声，忽然一个姑娘用嘹亮动听的歌喉开口唱起一首山歌：

“口唱山歌进山林，
我骂小和尚不正经，
见到女人不睁眼，
看到姑娘他躲身。”

接下，一个男青年高唱：

“小和尚，小和尚，
我开口骂你假正经，
你夜睡做梦想女人，
你虽讲梦话我听清：
女人呀，女人呀，我只能做梦想你们！”

“哈哈”，小汤笑得肚痛，连说：“小和尚真糟糕。指导员，你听清了吧？一女一男都在骂他不正经！”

“不能乱说”，我立即走进白云庵大门口。小和尚用白色石灰，将一丈多高的八字墙粉刷得雪白一新。进入庵内，东墙和

两边也已粉刷一新。当我走到小和尚的卧室外，那近三丈宽，十多丈高的墙面，刷得又白又细，使我不禁突发画兴。小和尚看见我，把大姆指一伸：

“你的大大的！”

“怎么，你这个中国小和尚，也学日本鬼子的话，太不该啦！”

“我高兴；我也听说，巢县城日本鬼子怕你们，说你是马虎子大大的！”接着又说：

“快坐下，我来请你们吃早饭。”

“不用，我已吃过了。”接着，我问小和尚：

“你喜欢画吗？”

“当然，我喜欢画，我最喜欢佛像神仙的画像！”说完，他不知我的用意，更不会想到一个武军人会替他在墙壁上绘画。他问：“杨指导员，你问这个干什么？”

“好，你快拿毛笔，墨砚，我在庵外画一对荷合神仙。你同意吗？”听了我的话，小和尚不禁怀疑我是否会画，勉强说：“你画吧，不过……”他的意思恐怕是你画不好，别吹牛。如果画得不好，我用石灰再把八字墙刷一遍就是了。

小汤和小和尚抬来一张方桌，端来石砚，由小汤磨墨。我站在桌上，在右墙上先画古代美女头；又用大笔画了荷仙女尖手按胸，一支长荷叶根杆上盛开着一朵纯洁的白荷花。然后跳下桌子。不到一小时，我用传统的国画手法，画了一个栩栩如生的美丽荷仙。接着，我又转到东墙，只用半小时，又画了一个同样的荷仙仙女。一对荷合两神仙，高有人大，像一对美丽的双胞胎古典美女，站立在白云庵八字门墙上。画笔也极为简单，使小和尚一看，又惊又喜，钦佩地大叫道：“画得好！画活

了！指导员，你是一个画家吗？跟谁学的？”

“不，不，我是半路上出家，读私塾爱画，当过石印工人。我爱绘画，说真的，我小时候就迷上了画。我们村上不少人找我替他们画中堂，什么鍾魁、关云、紫薇星、福祿寿，还有天上的仙女，地上的古人英雄。画得虽不好，只是我的爱好，没有画师指点。”

小和尚两手合胸，连连向我作揖，又要求道：“杨指导员，借你高手，替房门口大壁墙画一幅八仙过海！”

小和尚向我出难题：八洞神仙，八个人物，难度很大。时值严冬，我一气已画成了荷合两仙，又是站在方桌上高墙作业，已画得我头上冒汗。此时，我只好推托说：“我马上要去大岭周村，区长约我谈事！”

小和尚走到房里，又转身出来，手捧两块大洋说：“你一定要画，只画一个铁拐李。”说罢，他把银元送给我说：“小意思，给你辛苦费！”

我被小和尚逼得无法，只好又站在大桌上，开笔先画铁拐李的秃头，浓眉大眼，丑陋面孔，满脸黑胡，右手握一根拐棍，一脚踏地，一条弯腿翘上，脚踏拐棍边。这时，小和尚送来硃沙黄、红、蓝三色，我又用色一染，并用草书写道：八仙过海，神通广大。铁拐李之神通，超过七仙之上也！下署：未名氏留画。

画完了铁拐李，我把两块大洋退给小和尚。他坚决不要，我把两块大洋叫小汤放他枕头底下。这时，小和尚看着铁拐李，左一看，右一看，越看越快活。他咧着嘴，笑得格格响。不知是他看铁拐李丑得好笑，还是一个残废的神仙，如此神通广大，而值得他敬佩而笑。他越笑越高兴，乐得双手拍打屁股，大声叫：“画活了！画活了！有了他，女人再不敢到我这里捣蛋了

.....”

我的画，确实征服了小和尚。他不仅佩服我，而且把我当他的知心朋友，尊重我比尊重老和尚还要真诚。

“画得好，画得真美！”庵门外已有七八个打柴的大姑娘和三个小伙子，她们站在庵门外，突然发现八字墙壁画了两个荷合二美女，又说又笑起来。有的说：“好美的荷合二仙女！”有的问：“这是谁画的？”唯独那个唱山歌的男青年骂小和尚，他说：“丫头们，我说小和尚不正经。按理，庵门外应画黑白两老爷看门，但小和尚他要荷花美女。说穿了，真女人不和他来往，墙上的美女小和尚看得快活！这叫做能看，不能玩呀！”

“太金子，你说得对。”是那个爱唱山歌骂小和尚的姑娘。她叫周二姐，今年才十六岁。人长得俊俏，眼大有神，稍黑的皮肤，胸前已经凸起。她性格大胆泼辣，口直心眼好。她说：“姐妹们，小和尚最坏了，他轻视我们女人，不许我们女人进庵里喝一口热水，还经常不干不净地骂我们：‘你们女人的手是脏的，不许拿我茶碗！’”说完，周二姐气着提出：“我们进庵内，我来摸小和尚的秃头，你们摸他的嘴。这次非教训他一下，不许他下次欺侮我们女人！”

“同意，赞成！”周二姐一号召，大家一窝蜂拥到庵里。小和尚一看，个个面孔熟悉，而且经常见面。有时话不投机，小和尚板着面孔将这些疯疯傻傻的丫头一熊；而姑娘们则不示弱，根本不把小和尚放在眼里，张口不干不净地骂他。但小和尚对一些男青年有时拿他开玩笑，他从不翻脸。他们要茶有开水，要饭给锅巴。他觉得自己是一个和尚，和男人讲话，不犯“佛法”，唯独和女人讲话，他牢牢记住“犯了佛法”。而且一旦外面有闲言碎语，他这个信佛吃素真诚的佛教徒，将彻底完蛋！小和尚